

一个人的中秋夜

□钟倩

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,我刚升入初三。中秋节的前几天,母亲从邻居家接到电话,父亲在外打工,干活时栽倒在果树下。她放下电话,拖着灌铅般的双腿,傍晚坐上长途车,直奔父亲打工的地方。大口吐血,失去意识,下达病危通知,父亲病情危重,送县医院抢救不了,第二天不得不转诊到省城大医院。我去等电话,等来的只有三个字:别挂心。

清楚记得,那年秋天来得特别早,肥大的校服里已经套上毛衣,可我还是觉得冷。每天上放学,我都会往医院打个电话,那头传来急诊室嘈杂的声响,母亲没说两句就匆匆挂掉。中午放学,去爷爷家吃饭,我埋着头往嘴里扒拉米饭,吃得五味杂陈,心早已飞向医院。“也不知怎么样了?”爷爷念叨着,眼神中盛满焦灼。临走时,他塞给我两个五仁青红丝月饼,我最爱吃的,以备晚自习饿了吃。

“我要去医院!我要去看父亲!”那天上午,第二节课没上完,

我就逃了,坐上公交车去医院。第一次进大医院,我以为父亲住进病房了,住院部、门诊楼一通找下来,跌跌撞撞,不见人影。我背着沉重的书包,在一楼徘徊,又去了急诊室,重重地推开一个门又一个门,眼里的泪水直打转,一度被护士赶出去。终于,推开那扇门,母亲喊出我的名字,刹那间,我像被黏在地上似的,张大嘴巴,说不出话来。泪水决堤,我不敢相认,病床上被八爪鱼般管子捆绑的人就是我的父亲!我不愿承认,胡子拉碴、双眼微闭的人就是我的父亲!我甩下书包,一步上前攥住他的手,生怕晚一步就失去什么,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这个最爱我的人!

我已经忘记,自己是怎么疯跑着出去给母亲买了午饭,还有父亲最爱吃的小笼蒸包。他不能吃,他也能感觉到。母亲深凹的眼眶,透露出她这些天来所承受的一切,病情危重,需要观察。我从书包里掏出爷爷给的月饼,放在父亲的枕边,对床的家属对我说:

“孩子,你爸爸没事!这个中秋节,他一定能吃上你的月饼。”我哭得像个泪人,双肩一抽一动,在母亲的催促下,才万分不舍地挪着脚步离开。穿过一楼带玻璃罩的长走廊,就像穿越一个黑暗的隧道,看不到一点光,又格外的漫长。回到学校已经迟到,老师投来异样眼光,我避开,痛苦独自吞咽。

大街上节日的氛围浓郁,商家海报上“团圆”“过节”“回家”的字眼冲撞着我的眼帘,是说不出的痛。几天后,父亲转到病房。那一天是中秋节,下了晚自习我回到家,从邻居家要了点热水,就趴在桌上写作业。窗外投进来的月光,照向我苍白的脸庞,我想念父亲,默默为他祈祷。外面不时传来邻居赏月的欢笑声,我孤独的心更孤独了,独饮月光做的苦酒,想着,念着,低泣着,就这样趴在桌上睡着了,直到天亮。月圆,人不圆,人生在世,似乎有多少“千里共婵娟”就有多少“此事古难全”。一个人的中秋之夜,成为我最痛彻心扉的成长记忆。

分月饼的智慧

□王文凯

中秋将至,我又想起小时候吃月饼的事。

当年,我家里父母与六个子女共八口人,每年中秋节月饼都是凭票供应,只能买两个小碗口大的月饼。

中秋节晚上,一家八口人围坐在饭桌旁边,桌子上摆了芋头、煮熟的鲜花生、几个“小炒”,外加大葱和腌好的咸菜,母亲给父亲烫一壶昌乐本地产的散酒,再有就是一家人眼巴巴等着母亲分那两个诱人的月饼。

那气氛带有秋收的喜悦和节日的幸福,场面让人羡慕和怀念!两个月饼怎么分?兄弟姊妹几个都盼着多分一点,哪怕是多一丁点!

我母亲的分法是每个月饼一分四份,大小一样,没有偏私厚薄,八口人一人一块。父母亲都舍不得吃,每回都是轻轻地咬下一小点,算是尝尝什么味,剩下的就分给了妹妹和我。我和妹妹总是除了分得一小块以外,还得到父母亲的另外一小块,享受着“分外

的不公平待遇”,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哥哥总说我们小馋猫,母亲总是替我们辩解说我们小。

月饼自然比不上现在的品种花样,但是,那时的月饼质量绝对过关,月饼里冰糖一大块一大块的,一咬嘎嘣嘎嘣响,用胡萝卜条或者萝卜条制成的“青红丝”一根一根的,咬在嘴里清爽、可口,那香甜的滋味至今难忘。

但是,月饼再香甜,只是一种美食,而真正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母亲分月饼的过程,这个过程给我留下的是辈子的财富。因为,母亲分月饼的过程除了公平公正外,更能体现出人性化的关怀。

从小记忆深刻到现在一直不能够忘怀的故事,往往对人的一生影响最大。高中毕业后,怀揣着追求公正的梦想,我踏上学习法律的征程,从此,公正与效率的使命一直伴我努力前行,有时虽然“艰辛和困苦”,但是我都能够坚持“公正”的理念,克服阻碍,力求

程序必须公正,决然前行。分月饼的过程公开透明,结果一定是公平、公正!

从母亲分月饼的过程里我还学到了人生的智慧。母亲分月饼的方法和过程力求公平,但存有一丁点人情味。我从中悟出,对任何矛盾和纠纷的处理,要一碗水端平,不能厚此薄彼,学会尊重他人的感受,多做调解,力求达成共识,让大家满意,少武断的裁判。

哪怕让他们都稍微让一点步,双方稍微“舍得一丁点”,达成共识,不就皆大欢喜了吗?“共识”是公平的代名词!“大家满意”是公正的化身!

四十年过去了,我已从一个懵懂少年逐渐迈入知天命的年纪,月饼年年吃,年年都有不同的感受。时过境迁,过中秋不用再像过去那样为了吃一小块月饼而求“公平”,一家人也不可能那么齐刷刷坐在一起过中秋了。中秋月下,更多的是对过去生活的追忆和思念。

月圆的时候想起家

□贾玉红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。每近中秋,就想起家,想起小时候故乡的中秋节。

秋收、秋耕、秋种,当中秋节到来之时,一年中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候,家乡丰腴的秋天,如最美最丰润的少女,到了成熟的收获的季节。

中秋,是故乡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刻。玉米、地瓜、花生、豆角,故乡的土地上,结满了成熟的庄稼。故乡的炊烟里,袅袅升起稻谷的清香。

小时候的中秋,母亲缓缓地走在阳光里,走在旺盛而蓬勃的田梗上,母亲在大片的玉米地里,从高高的玉米秆上,从一柄柄锋利的长剑一样的玉米叶中,掰下一个个鲜嫩嫩、水灵灵的玉米。

母亲又来到了玉米地旁边碧绿的花生地里,刚下过一场小雨,土地是松软的,地下鼓胀的花生,如一个个成熟的婴儿,迫不及待地拱出地面,如孕育的母亲腹部的妊

娠纹,把脚下的土地撑裂了一道道口子。母亲弯下腰身,粗糙的大手抓起一丛丛花生棵绿色的长发,用力提起,一颗颗密密麻麻,饱满又可爱的花生就被带出了泥土,喜悦的母亲怜惜地把一个个泥土的孩子摘回家去。

小时候的中秋,家里穷,没有现在的山珍海味,更没有月饼,地瓜却是泛滥,上顿煮地瓜,下顿煮地瓜干,蒸地瓜面窝头,特别是用地瓜叶梗腌咸菜。那时候穷得连咸菜也吃不上,把地瓜叶梗扔腌菜缸里腌来当菜吃,一吃我就想吐。

中秋也是地瓜收获时节,一大早就到地里刨地瓜,刨一整天到夕阳西下,一片地满满都是长的或圆的大地瓜。把地瓜一堆一堆拾起,再搬来切地瓜片的轧子或擦子,满田野里就回荡起清脆的切地瓜片的声响。我们小孩子可以在地瓜地里或田间地头捉蚂蚱或蛐蛐,用草绳穿上一大串。一盘红里透黄、肉厚子多的秋后炸蚂蚱和蛐蛐,是中

秋桌上少不了的美味。

中秋节,一家人坐在院中的瓜棚豆架下,小院外,几只雪白的羊羔朝着我们“咩咩”欢叫,像是问候。几只牛抬起头,一边悠闲地咀嚼着青草,一边抬起疑问惊惧的大眼睛,不时向我们张望。

我们全家七口人围坐在桌前,沏上一壶热茶,端上蒸熟的玉米、地瓜、花生,几个热热的小菜,都是从自家菜园摘的,一盆热腾腾散发着清香的莲藕,也是刚刚从村北的池塘挖的,一大盆父亲清炖的自家养的光棍鸡,满桌飘满了袅袅香气。

农家小院,亲人围坐一起,我们共同举杯。此情此景,有浓浓的家的味道……

不知不觉离家已二十多年了,每到中秋月圆的时候,就想起家,就想起以前一家人在一起的美美的中秋。

月光如一杯朦胧的琼浆,轻轻抚平游子离家的伤痕。

爱永远不会变质

□孙道荣

中秋节,单位照例又发了两盒月饼。很精致的包装。拎回家,儿子打开后,闻了闻,便弃置一边。也不能怪如今的孩子嘴刁,他吃过的甜蜜的东西太多了,月饼不能吸引他。但我对于月饼,却有一分难舍的感情。

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。

大学毕业后,到单位报到不久,就遇到了工作之后的第一个节日中秋节。巧合的是,中秋节那天恰逢星期天。其时电话还没有普及,我的家乡又远在百多公里外的农村,所以,我提前写了封信回家,告诉父母和奶奶,中秋节我回去。

过节前,单位就早早地每人发了两袋月饼。那时候的月饼,不像现在这么包装,只用油纸裹着。虽然很粗糙,但与那些散装的月饼比起来,还是显得高档多了。将月饼领回宿舍后,看着月饼,舔舔嘴唇,咽了几次口水,想着很快就可以回家,与家人一起分享,终于没舍得拆开品尝。怕月饼变质,我又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裹了几层。然后,就盼着中秋节快点来临。

中秋节终于来了,我却未能回家。单位临时通知,我们几个新进来的,要集中学习一段时间,中秋节也不放假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都闷至极。无奈,只好又给家里写了封信,推迟两个星期回去。

月饼该怎么办呢?这成了最大的难题。自己吃了吧,舍不得。就这么放着吧,又怕坏了。和我一道分配来的一个同学,准备中秋节将月饼带回家去,他不知道从哪学到了一个储藏月饼的方法:用脸盆盛满水,将月饼装在饭盒里,浮在水面上。那年的初秋,还很炎热,既没有空调,也没有冰箱,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降温。这个土办法或许有用。我也照他的样子,将月饼珍藏了起来,每天不忘换一盆新水。

日子在慢慢地流逝。终于,集中学习结束了,单位考虑到我们几个年轻人工作之后,都还没有回家,就给我们每人放两天假。这可乐坏了我们。刚刚领过工资,虽然不多,但这可是第一笔自己挣的钱。我们跑上大街,给家人采购了一些水果和日用品,又从脸盆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月饼,各自乘车回家。

辗转回到家,天已经黑透了。

父母、奶奶和妹妹们,倚在门前等着我呢。我一件一件拿出礼品,送给他们。最后,我取出月饼。小心地打开报纸,撕开一层,又撕开一层。月饼的香气,慢慢地飘散出来。

当我撕开包装袋,取出月饼时,傻了,灯光下,清晰地看见,原本油润润的月饼上,竟然长了一层绿毛。

那一刻,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

奶奶见状,安慰我说,不要紧,她还留了一块月饼。说着,奶奶迈着碎步,走到米缸前,弯下腰,在米缸里掏了半天,最后,掏出了一块油布包裹着的月饼。奶奶眯着眼说,这是我特地给你留着的。

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。

奶奶保存的那块月饼,没有变质。我把它切成了小小的块状,分给每个人。外面黑漆漆的,一点月光的影子都没有。但我们一家,补过了一个温馨的、甜蜜的中秋佳节。

那时,中秋
qwbzxz@163.com

